第三战 动物信使

终于捱到了公布成绩的日子，这天除了发试卷和布置寒假作业外，班主任老师还会一年如一日地嘱咐大家一些暑假注意事项，比如切莫下河游泳。而此时整个学校已经笼罩在浓浓的暑假氛围中，也正是一年里为数不多的学生可以随意穿便服的日子。

安容与显然不觉得学校里那些闲杂人等值得自己“精心打扮”，他随手抄起叠在衣柜最上面的衣服，踩着点踏进了教室。他似乎也已经习惯了每年这个时候大家的争奇斗艳，平日禁锢在朴素校服下的悸动灵魂们，此时此刻个个都青春洋溢。尤其几个穿小短裙的女生，在人群中格外亮眼，成为男生们讨论的焦点。

各科代表去办公室领来了寒假作业，正在依次分发。不一会儿，班主任老师腆着个大肚子就风风火火的走了进来，手上还拿着试卷。

一番寒暄后，班主任公布了本次考试班上考进年级前20的学生名单，来来去去也就是那么几个熟人。紧接着，他颇为高兴地宣布本年学期中进步最大的同学：“在此要特别表扬一下安容与同学，他从上学期末的642名，在期中考试前进到了483名，而在这次期末考试中，他又攀升到了366名。虽然名次还只算是中等，但是他这种努力学习的态度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大家鼓掌。”

突然被公开处刑的安容与此刻表情极其难看。366名，离前一半还差了41名，厚脸皮乞求来的那个约会，这下哪儿还有脸去和对方说。

忘了是怎么从同学们的祝贺和慰问中逃了出来，他带着试卷和作业，一路狂奔回了家，仿佛只要他跑得够快，苦闷就追不上他一样。

到家后立刻把自己锁在房里，爸妈问了两句没答复后，也就让他自己待着了。这天晚上7点，言澈就要过来分析试卷了，该如何面对——课本里从来都没有教过。

直到午饭时间，他才和父母道了歉，并告诉他们自己这次的成绩和排名。父母在高兴之余，也语重心长地安慰了他。

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就中更有伤心事，直教人一差二错、三病四痛、五角六张、七慌八乱。

言澈来了之后，看着面前这个蔫了吧唧的大白兔，心里也明白了七八分。

“哥，我……我只考了366名，没进前一半。”委屈巴巴的少年几乎要哭了。

“喔，那怎么办呢？不能蹭我饭了哦？”言澈语气调皮地回应，“不过那天呢，我们只说了赌注的一半，你赢了呢，我请吃饭；那你输了的话，应该请我吃饭吧？”说完还冲他眨了一下左眼。

“哥……”安容与吸了吸鼻子，本来眼睛红红的，此刻却又像个探照灯一样水汪汪地注视着眼前这个笑容温柔的人。

之后，刻苦敬业的家庭教师不苟言笑地给他的学生解释了每一个失分的地方，而对其灵光一现写对了一半的难题也不吝啬表扬。总的来说，安容与答得确实不错，可以说是超常发挥。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在自己努力的同时，总有人在更加倍的努力。

青涩的少年第一次尝到了不甘心的滋味。这场补习大概是他这辈子以来听得最认真的一次，没夹杂一丝别的情绪。

短短俩小时，只将将分析完了数学试卷。这次考试出了两道有点刁钻的题，结合了空间几何体与方程。对于数学系的高材生来说自然不值一提，但对于资深学沫来说，每道题讲足了三遍，才终于恍然大悟。

家教结束后，安容与迫不及待地想要制定约会计划，便执意送言澈出小区。晚上9点的上安城，褪去白日的热浪与喧嚣，湿润的海风从视野的尽头拂来，拨动着行人的发丝。

敲定了周日的行程，十点在小区门口汇合，然后坐地铁去目的地。电影由言澈负责，进餐地点待定，但小鬼头承诺一定会用心给他一个惊喜。

对于安容与来说，和言澈在一起的时间，总是如此短暂。就像所有美好绚烂的事物，转瞬即逝，无法掌控。如月亮阴晴圆缺，如烟花奔逸绝尘。

慢吞吞地走到了小区大门，安容与难掩遗憾地送别了言澈。他依旧是站在原地，直到那个瘦削的身影消失在拐角，才走回家。

“爸，你以前总带妈吃饭那地儿叫啥？”似乎想到了家里有一对现成的情侣，安容与迫不及待地开始取经。

“环城时尚广场那边的湘菜馆，怎么了？你也想去？”安父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机，此时正在播放夜间新闻。他突然想到了什么似的，又抬起头说道：“我可不带你去，那是我和你妈的秘密基地。”

安容与本来只打算淡淡应和一个“嗯”字，结果被后面这句话弄得浑身难受，好像自己是这个家里多余的外人一样：“您可真是我亲爹！哼，我自己去。”

晚上言澈过来后，安父这一来二去的也知道了他俩的赌约，正寻思着怎么好好感激一下这位认真负责的家庭教师，便又叮嘱道：“那家湘菜馆味道不错，就是分量很少，到时候记得多点些菜，别饿着人家。”

安容与没打算带言澈去自家店吃饭，一来是不想让对方觉得自己有意无意炫耀，二来也是约定的地点正好没有分店。这家湘菜馆这两年也学着走网红风，装潢时尚，也算是年轻人爱去的店之一。

周六下午，终于把期末试卷全部分析完，言澈又仔仔细细地和安容与说了一遍暑假安排。作为一个研究生，暑假基本是没自由的，还得依据进度，看导师会不会大发慈悲地恩准一个星期的假。言澈这两天给安容与计划好了整个暑假的学习表，主要是预习新学期的课程，力求更上一层楼。

学什么都好，只要能每天见到言澈，他就无所畏惧。

几乎一宿的辗转反侧，少年的脸上第一次出现了淡淡的黑眼圈。时间还早，绕着小区跑了一圈，清醒过后又回家冲了个凉。吃完早饭，安容与就开始认真挑选衣服。他不擅长这个，一顿胡乱转悠后，选择了一套看起来最顺眼的运动潮牌。

9点50分，朝气蓬勃的少年出现在了小区大门的樟树下。大概是购物中心的空调都开得太足，他今天选择了单薄的长裤，两侧裤缝没有缝紧，用数个按扣保持着裤子的形态。亮眼的红色为底，两边间或白条，设计简单又时尚。而T恤则是白色为底印着品牌大logo的极简设计，与嚣张的红裤衩相得益彰。

紧张地看了会儿手机，10点就悄无声息地到了。言澈准时出现在了约定的地点，依旧是一身质朴的打扮，只不过今天穿了一件淡粉色的T恤，再加上破洞牛仔裤，有股别样的萌感。

安容与看着他，竟有些心跳加速。捂着嘴小声说了句“可爱”。

身高差不多的两人并肩走在一起，太阳渐渐开始发力，空气中弥漫着闷热的潮湿感。所幸地铁站并不远，钻进凉爽的地下空间，安容与越发期待一会儿没有烛光的午餐。

半小时后，地铁靠站。两人在悠长的地下购物街中穿行，这条街两头连着地铁站和购物中心，长达一千米，不仅为广大市民提供一条冬暖夏凉的直达通道，还开设了各种各样的小吃、饮品店，也成为炎炎夏季的纳凉新去处。

言澈关切地问安容与渴不渴，示意要带他去喝奶茶。小吃街里光时兴的冷饮店就开了十来家，门口的看板都别出心裁，让人难以抉择。

最终，两人进了一家主打果茶的店，言澈点了西柚冰茶，安容与又是一脸尴尬地点了“本店招牌”——蜂蜜柠檬冰茶。

这家店的特色是整个水果鲜榨，再加上颗颗分明的果粒，卖相也十分吸引人。西柚冰茶呈现活泼的红色，安容与看着自己这杯略微酸爽的柠檬水发愁，又定定地望着言澈的杯子。

“想尝一口吗？”似乎是察觉了旁边灼热的目光，言澈作势把杯子移到对方脸前。

不等言澈后悔，安容与像条狗一样汪得张口咬住了吸管，满足地喝了一大口。

西柚本身的苦与茶的清香混合在一起，甜味弥补了那种令人不适的涩，两种味道纠缠着在嘴里爆开，甜味淡雅，苦涩清新。亦甜亦苦，就像少年此刻内心的汹涌波涛。

“哥，你也尝尝我的，有点酸。”安容与的嘴角几乎要上天，故作镇定的他，此时满脑子都在飘几个大字“间接接吻”。

“是有点酸，你喜欢我这个吗？要不咱俩换一下？”言澈有点自责没有来得及推荐一款适合他的饮料，多少个周六晚饭的相处，言澈没有忘记安容与不爱吃酸。

“不用，冰化了就不酸了，我等等吃饭的时候再喝。”说话间，两人已经走到了湘菜馆的门口，“哥，你吃辣的吧？”在安容与的印象中，言澈完全不挑食，家常的食材、口味、做法，都能接受，但还是要确定一下。

“吃的，这家店我想来很久了，就是一个人不太想出来……”最后这句话又是用几乎只有他自己能听到的语气。

刚刚11点半，这家店门口竟然已经有人在排队了。所幸还有少数几个二人桌，两人顺利入店。

五花八门的菜单看的人眼花缭乱。安容与让言澈先点想吃的，然后他又补了几个菜，点单时店员一直说两个人吃不完，他才无奈地去掉三个菜，最终点了五菜一汤。

剁椒鱼头、青椒炒肉、咸蛋黄茄子、小炒腊肉、铁板鱿鱼须，再加一个海带排骨汤，虽然每一份的菜量都少得可怜，但店家这破费心机地采用超大碗碟，远远一看还以为是海碗，实际只盛满了三分之一的量，还着实把摆桌的伙计急得一头汗，层层叠叠着才好不容易放下了这六道菜。

两人一直在聊言澈的大学生活，比如参加过什么社团、有没有特别喜欢的老师、和不认识的人住一个寝室是什么感受等等。言澈就像是一个温柔的邻家大哥哥，耐心又宠溺地回答着小鬼头的每一个问题。

刚入校的时候，言澈就进入了文学社，这个孤芳不自赏的组织，除了经常一起练字写诗外，还主办每年度的情书大赛。当然这个情书不只是爱情，还包括友情、亲情，甚至还有对科学、事物的崇尚之情。言澈作为一个满腹风骚的文学社才子，还拿过一次冠军。

安容与小心翼翼地问写的是什么题材，内心祈祷着千万不要是爱情。言澈只是略带苦笑的低了一下头，然后大方告诉他是信仰，眼前这怒目圆睁的少年才终于舒展了眉头。

虽然很想问言澈有没有谈过恋爱，但是又害怕自己嫉妒到发狂，索性绝口不提。没看见的，就等于不存在。

纵然是两个精壮男子，五菜一汤也吃到快扶墙而出了。安容与心满意足地借着上厕所的功夫结了账，出来的时候言澈已经在洗手池等着了。

两人结伴走出饭店，电影于1小时后开场，正是现在各大院线主推的爆米花商业大片。老少咸宜，动作戏精彩纷呈，3D特效栩栩如生。安容与本以为言澈会带他来看文艺片，害怕因为失眠而在观影过程中睡着的他，起床后甚至灌了几瓶咖啡。

在偌大的商城里漫无目的地瞎转悠，正巧路过游戏城，两人一拍即合就进去了。在安容与的再三拒绝下，言澈还是自顾自掏钱买了一筐游戏币。两人在赛车游戏上挥霍了大半，又去射击游戏上找乐子，最后还剩几个金币时，找了两台时下流行的街机对打了起来。似乎是游戏天赋的问题，言澈在各类游戏上都是输多胜少。

最后一局，两人所使用的角色都只剩一丝血，安容与先是佯装害怕，开始小碎步后退，看言澈中计往前逼近时，当机立断一个原地凌空翻360°，一腿结结实实地劈到了他头上，K.O.

“臭小子，给你哥都打懵了。”言澈淡淡地笑着，一双有神的桃花眼弯弯的像月牙，卧蚕越发明显。

“哥，对不起……我一打游戏就很认真……”眼前这个和自己一般高的大半小子委屈地摸了摸后脑勺，半年下来，似乎又长高了一些。

“你是不是长高了？”言澈去年的入学体检上，身高一栏是178cm，和自己毕业时体检结果一样。半年的朝夕相处，对身边人的细微变化不够敏感，只是两人一起并肩走路的时间长了点，才终于有所察觉。

“对啊，我过年的时候量的还是178，上星期我爸给我量了下，179了。”少年眼里满满的兴奋，“再过两年，我就能比你高一个头了。”

“那你可要加把劲，不然像我一样高中毕业就不长个儿了。”面对这样的豪言壮语，言澈借机让对方在长身体的时候多吃点。

告别游戏城，虽然经过一番战斗，体力有所消耗，但饱腹感还是经久未衰。两人一致决定不买爆米花，人手一杯饮料就进了电影院。

在暑假这个大片扎堆、客流庞大的高峰期，所幸票订的早，能买到影厅的最佳观影位置。安容与看一眼荧幕，瞟一眼言澈，就这么欢天喜地地在言澈身边悸动了两个半小时。他心里对导演一万个尊敬，把这场一个小时能说完的事，生生拉扯了这么久。而精良的特效与音乐，也让人没有走神的机会。

看来自己早上的担心是多余的，在这昏暗的场所，在心爱之人的咫尺开外，努力压抑着自己不去碰那触手可及的温热手掌，还得一直平复那随时都可能蹦出来的炽热心脏。

看完电影后，两人如约赶到网咖，安容与还十分成熟稳重地在路上给每个人都买了一杯冰饮。言澈的三个同窗这一局正打到要分胜负的时候，他出发前就借来了一个同学的身份证，给安容与也开了一台机器。两人坐定以后，观战了一会儿，就开始五黑排天梯。这三人中有一个2000分，另外两个都是3000分，安容与从好友处借来了一个1000分的小号，开始无耻的炸鱼之旅。

轻松取胜两回后，天才少年便觉得无聊，让言澈操刀中单，自己使用3号位来练习劣势路抗压。补刀上的实力压制，让安容与轻易地在劣势路混得风生水起，只要敌方辅助位去吃符或者游走，他就会抓住机会，取敌方大哥的狗命。有一次甚至越塔强杀，导致火线赶回的臭酱油平白捡了个人头。

而言澈好歹也有4000分以上的实力，只要不是碰见同样来炸鱼的，也能在中路稍占优势，打下等级和金钱基础。只是他节奏较差，基本功虽然不错，但也少了前期单杀积累优势的亮眼操作。

另外3人也还算中规中矩，对得起自己的水平，只不过基本功和意识都更逊一筹，且对于局势十分迷茫，全场埋头打钱，很少主动游走。安容与也是看到了他们这一弱点，选择了比较灵活的英雄，占线期强势，能扛能刷；前中期灵动，有一定资本单杀或游走带节奏；后期有装备也能为团队提供buff，依靠自身技能对敌方造成可观的伤害。

在斧王和人马都被他练穿了之后，时间也毫不留情地到了晚上9点。另外3人似乎还没尽兴，言澈却说什么都不肯让安容与继续玩下去了。

“本来带你个未成年人来网吧就挺不厚道了，这个点还不回家，你想让我罪恶至死吧？”言澈似乎也有点懊恼，毕竟这几场比赛虽然有输有赢，但是五黑的乐趣真的让他十分享受，以至忘了时间。原本想着玩个几局，到了七点就送人回去，但是高涨的情绪让他一时冲昏了头脑。

“哥，也是我自己要玩到这个点的，你别太自责了，我跟你回去。”看着言澈焦急的神情，安容与一阵心疼。“学长们，咱们下次再一起开黑！今天我就先回去了。”

另外三人此刻也颇不好意思，毕竟让个小孩怒带了一晚上。一一道别后，继续他们的鱼塘三黑之旅。

回家的路总是那么短，而正巧赶上晚上回程的高峰，地铁十分拥挤，摩肩擦踵。言澈被人群挤到了行进方向上不常开的那侧车门角落，安容与顶着几双嫌恶的白眼，磨蹭到了言澈身旁，与他正面相对。

言澈正靠在一旁的座位栏杆上，笑眯眯地看着挤过来的安容与。站定后，安容与左手抓紧扶手，无处安放的右手强忍着想直接按在言澈左肩头旁车门上的冲动。

“祈求上苍赐我一个颠簸。”安容与也自恃是个坚定不移的无神论者，此时此刻，他竟在向不知何方的神明祈祷。奈何这条线路是去年新开的，半小时的车程硬是稳如磐石，连启动、停车的时候都没有太大不适感。

出了地铁站，10分钟就能步行到小区。这晚的月亮不知躲在何处，漫天繁星点缀着苍凉的夜空。此时已接近10点，人行道上行人三两个，日间拥堵的车道上偶尔有车疾驰而过，明亮的车灯在视网膜上留下一道道恍惚的光带。

“容与，你以后想做什么？我是说，高考结束后，有想过学什么专业吗？”言澈开口打破这静默。

“不知道。哥，我想打职业。”轻描淡写地说出自己的梦想，恐怕也只有在这个人面前，才不觉得下一秒就会被嘲笑吧。

“有目标是好事，你很有天赋，这方面我帮不了你什么。”言澈语气自然，丝毫不觉得这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把高中读完，参加高考，体验一下这段千篇一律却又各自精彩的少年生活。”

“哥，我听你的，我会好好写作业，下个学期也一定会考进前三百名。所以你要一直教我……”少年不敢想像高考结束后没有理由再让言澈给自己补课的日子，他也很有自知之明，很清楚就凭现在的自己，根本不可能考上这所会培育言澈七年的全国名校。

还有两年呢。

只有两年了。

“哪怕一分一秒也好，让我留在你身边，让我可以天天看到你。”这恐怕是安容与最近想的最多的一句话了。

“有没有想过打职业的途径？有战队联系过你吗？”虽然说着帮不上什么忙，言澈还是很上心。

“没有，我现在6200分，太低了。上学的时候没什么练习的时间，我打算暑假先打到6500，然后开直播吸引一下公众注意力。直播标题我都想好了——‘16岁天才少年的7000天梯路’。听说战队的探子也会时不时来平台看看有没有新人。”虽然看起来愣头愣脑，但是安容与对自己的未来规划竟然细致如此。

“挺好的。练习归练习，言老师给你布置的任务可要按时完成，他很凶的，做不好就打你手心。”

“放心吧，我不是向来最听他话了吗？”

这天凌晨，安容与梦里又和言澈相见，他用晚上那同样的表情、语气，问道：“容与，你以后想做什么？”

“哥，我想带你远走。去看尽花开花落，尝遍人间百味，共度一生一世。”